

檀香山兒之死

田漢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檀泰琪兒之死

田 漢 譯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29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序

譯“檀泰琪兒之死”是南國藝術學院開學後第二日，那時我們在學院的樓上以一夜之功建設了一個小劇場，真是小得很，同時也真是有趣得很，朋友們像孫師毅，左明諸君都想在這小的園地上栽出一朵大大的花來。當時曾由師毅立定了我們第一次Repertoire（劇目）：

“未完成之傑作”（一幕）Stephen Phelps 作（寫善與惡之爭鬥）。

“騎馬下海的人們”（一幕）J. Synge 作

(寫人與自然之爭鬥)。

“檀泰琪兒之死”(五幕) M. Maeterlinck
作(寫生與死之爭鬥)。

所定這樣的劇目者因為我們想先藉這小劇場先提一提人生之大綱，我們原想再加入 Galsworthy 的 “Strife”。可是那是我們有了稍大的舞台時候的話。

“未完成之傑作”已經師毅譯出過了。我們以陳凝秋君為畫師，以顧夢鶴，萬籟天兩君先後為第六號演過不少次，後來我們甚至在杭州，在南京，在廣州都給過人們很深刻而莊嚴的印象，在南京，廣州兩處唐槐秋君的第六號又實在是中國戲劇史應特筆的收穫。

“騎馬下海的人們”和“檀泰琪兒之死”雖然都經他人譯過，但因排演時，他們都苦於念不上口，所以我又很不自揣地新譯了牠們。“騎馬下

海的人們”在南國社第一次公演的劇目上不曾登載過麼？但我們却不曾演過一次，這戲須得一個很好的老旦，而我們可惜沒有。左明雖想告奮勇，又發生了服裝問題，因為我是主張翻譯而不翻案 Adaptation 的，何況愛爾蘭的戲而不能多少表出 Irish mood 即愛爾蘭的地方色是沒有意思的。所以結果不曾演。

“檀泰琪兒之死”，啊，這個戲我相信是一定要成功的了。我曾看過這戲優秀的演出法，我們懂得如何去製作這種象徵的背景，我們還有能音樂的朋友，我們尤其有的是優秀而適當的演員！

當時我是安排以盧女士去檀泰琪兒，左明飾老僕，這自然是對勁兒的，唐叔明女士飾妹妹，而以王素女士飾懿姊姊。王素女士當時住在善鐘路爲了這個戲每天走到西愛咸斯路的學院

裏來，一來我們便開始念劇本，她坐在事務室裏我那張大書案的對面，她那種銀鈴似的神秘而和諧的聲音使我剛譯的詞兒生出新的魔力。有時她覺得這是念不順口的我便把改了，改了又念下去，念到 Climax 的地方我是在相信了，Maeterlinck 的世界一定要由她的旋律的顫音傳達到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了。

但運命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什麼好的。一種奇詭的暗淡的雲罩在她的生命的途上，她一時離開南國了。倏倏她在一年後的今日又是南國的忠實同志，她說她仍有興味來嘗試這個劇本。

至於“最後的假面”是在南國第一次公演前一週，匆匆以三井光彌之日譯爲參攷譯成的。譯成後萬籟天兄每晚扶病到南國來排演。他的忠實誠懇是值得我們欽服的。他在梨園公所演此劇的第一次因爲太緊張了，太用力了，舊病復發

幾乎倒在台上。

那次我們的 Cast 是：

新聞記者……………萬籟天

小丑……………左 明

看護婦……………吳似鴻女士

醫生……………金德鄰

唐醫生……………宋小江

詩人……………唐槐秋

本劇也有人譯過，當時不曾找得所以新譯。原著收在“有生之時”(Le Bendige Stunder)“集中與持短劍的女人”(Die Frau mit dem Dolch)，“文學”(Literatur)同為四個獨幕劇。日譯近代劇大系第七冊德奧篇關於此劇之解題曰：

“假面者人生之虛偽也。人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戴着這個假面勉強度過這一生，因為若不如此他們應該更不幸。

“坎坷不遇的新聞記者，拉迭馬赫兒將死在一所暗澹的公醫院的時候偶然想到他的舊友外該斯特當時和他一樣而現在卻不可一世地誇耀着他那虛偽的世間的成功，實在使人氣憤，想叫來揭他和那舊友的妻子間的關係讓他下不去以滿足他臨終時的快味。及那詩人一來，他却心機一轉以爲世俗所謂幸不幸有什麼道理啊，人生根本就一種重的罪科。現在自己不是正要解脫這苦惱的生嗎，和那些還困在生的迷妄中的人底幸不幸有什麼關係？於是仍舊互相戴着最後的假面各向各的路道去，一個向生，一個向死。”

這解題恐怕也有些真理。我近來讀Schnitzler 的劇本頗多，我覺得我也很喜歡他起來了，雖說我的路又走的和他兩樣。

田漢於南國

5,20,1920。

目 次

檀泰琪兒之死（比國梅特林作）.....	1
騎馬下海的人們（愛爾蘭辛格作）.....	4 ¹ / ₂
最後的假面（奧國施尼滋拉作）.....	71

南國社第一次公演用台本

檀泰琪兒之死

人物：

檀泰琪兒 (Tint giles)

懿格嫻 (Ygraine)

白蘭然 (Bellangere)

} 檀泰琪兒底姊姊

阿格洛瓦 (Aglovale)

女王底三個使女

第一幕

〔在一個俯瞰城堡底山頂上。〕

〔懿格爛登場，牽着檀泰琪兒底手。〕

懿 檀弟呀，你到這個島上來今晚是第一晚，恐怕有些難受罷。你聽那四面的海波已經是那樣的怒號；樹林子是那樣的悲嘆。時候已經不早了。你看那月亮不是將近要落到那遮蔽着王宮底白楊樹底後面去了嗎？……現在我們這里也許沒有第三個人；可是到此地來的人都得各人招扶自己，好像有人在監視着我們連最小的幸福都不讓她和我們接近似的。有一天我在我的靈魂底深處對我自己說，——就是上帝恐怕也不曾聽見；——一天我對我自己說我覺得我幾乎是很幸福了。……此外什麼也用不着了；可

是隔不了多少日子，我們年老的爸爸就死了，我們的兩個哥哥也不見了，而且誰也不能告訴我們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現在此地祇剩下我們三個人了，我和我那可憐的妹妹和你，小弟弟呀；我再也不相信將來了……來；坐在我的膝頭上，先和我親一個嘴；然後把你那小臂膀緊緊地繞着——這兒——我的脖子。……這麼一來也許他們再也沒有法子解開了。你還記得麼，你晚上要睡覺的時候，不老是我抱着你上睡房去的嗎？打那一個窗子也沒有的長廊裏過身的時候，你看着我那燈影兒不老是害怕得什麼似的嗎？今天早晨我忽然又看見了你底時候，幾乎把你姐姐底心兒唬得跳到口裏來！……我以為你該是無災無難地住在很遠的地方……誰教你到這裏來的？

檀 姐姐，我不知道。

懿 你記得他們怎麼說的嗎？

檀 他們說我得離開那個地方。

懿 爲什麼你得離開那地方呢？

檀 他們說是女王底意思。

懿 他們說女王爲什麼要你離開那地方沒有？——我想他們一定說了許多話。

檀 我沒有聽見，姊姊。

懿 他們自己人說話底時候，說了些什麼？

檀 姊姊，他們自己說話的時候聲音放得很低。

懿 一直是低聲嗎？

檀 除了他們望着我的時候，一直是低聲，姐姐。

懿 他們一點也沒有說到女王的事嗎？

檀 懿姐，他們說誰也不曾看見過她。

懿 還有那些和你同船來的人一點也沒有

說什麼嗎？

檀 他們專注意風和白帆去了，姐姐，

懿 啊！……那也是當然的，孩子呀。……

檀 上了岸之後他們撇了我全走了，姐姐。

懿 聽我說，檀弟；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全告訴你吧。……

檀 姐姐，你知道些什麼事呢？

懿 孩子呀，就是你姐姐所知道的也很有限。……我和我的二姐差不多從生下來就一直住在此地，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敢去知道他的原因。……我在這個島上住了這麼些日子，也就做了這麼些日子的瞎子；而且在我看起來一切都好像很自然的……鳥兒飛了，葉子被風吹落了，薔薇花開了。……這些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了不得的大事。這一種靜寂始終支配着我們這全島，連園子裏底熟了的果子從樹上落下來，

都可以引起我們從窗子裏伸出頭來看。……而且好像誰也沒有什麼懷疑。……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知道了一定另外還有些什麼事情。……我想逃可是不能，……你懂了姐姐的話沒有？

檀 懂了，懂了，小姐姐；我什麼事都能懂得。……

懿 那麼我們別再談這些事了。……這是誰也不明白的事。……你看見了沒有，那毒蛇似的蜿蜒在地平線上的那一帶死樹林底後面，正當這山谷的底下，不是有一個城堡嗎，你看見沒有？

檀 我看見一個很黑的東西——那就是城堡嗎，懿姐姐？

懿 是的，牠是很黑的……牠座落在一團黯淡的陰影底最深處……那便是我們非去住不可的地方。……他們大可以把牠建築在那四周